

宋史

第四
十冊

蘇子瞻
藏

PDG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貨上一

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卽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卽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與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

畱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
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
行之傳至眞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
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
費繁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倍克神宗欲伸中
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
保甲之令行民始懼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
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旣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
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
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
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
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撫節

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旣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閒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瘉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賢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它技也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

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爲鑒者焉篇次離爲上下其
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
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
國以民爲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
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阮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
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
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四卷云云農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
民田太祖卽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
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
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
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

秩滿第其課爲殷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
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
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塉不宜種藝者不須責
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臯
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以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以配
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
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
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
夫分晝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
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臯以警游惰所墾田
卽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
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

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旣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卽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它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邱縣竇玘言之乃詔賜緋魚絹百疋擢太子中允知開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玘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亾者亦搜索於鄰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甚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敝乃詔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亾惠恤孤貧窒塞姦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流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

先償私逋違者。臯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竝免其租。淳化五年。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卽分命祕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卽其州依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爲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主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曷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

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亾棄耕農而事游惰
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案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
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
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瘠況民之流
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旣亾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
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
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
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許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
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
之事竝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
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
問遺之資竝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閒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

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
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
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
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
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
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
塉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
二百畝竝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
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
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
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
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

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眞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舛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勑什器遂權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官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謂等又取

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竝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竝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竝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諸州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繼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

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辜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期過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訴卽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檢視不爲常制傷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卽定蠲數時久罷畋遊令開封府諭民京城四面禁圍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儲蓄歲計者長吏倍存恤之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

爲殿最黜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卽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旣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旣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分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卽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眞宗崩內遣中人持金賜玉泉山僧寺市田言爲先帝植福後毋以爲例繇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中人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劭

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
農爲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尙書職方員外郎沈
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
濟兗閒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
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
斂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帝每以水
旱爲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
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
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
職唐命相判尙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
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
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麥自是罕復

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尙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閒民天聖
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
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旣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
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它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
招輯流亾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復其蠲復緩其期招
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
增稅二十萬已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
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閒尙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
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中唐守
趙尙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
遺迹而修復之假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
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爲

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畱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畱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管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尙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畱再任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